



[英] 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万迎朗 王 萍 译 郭红雨 审校

19

隼



[英] 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万迎朗 王 萍 译 郭红雨 审校

49

隼

这本令人惊叹的书既非驯隼术讲义，也非生物学或动物保护学教材，而旨在捕捉并真正解读隼的本质，不啻是一部思考最为周详的隼类社会史……文笔优美清新。

——英国《驯隼人》杂志

设计精美，既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书写了自然史，也讲述了它们与人类长相厮守的故事。

——美国《华盛顿邮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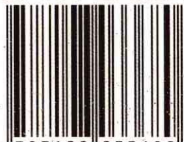
隼，一种强健、美丽、富有魅力的猛禽，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不管是爱它、恨它还是怕它，将它当作神来崇拜、当作狩猎伙伴来珍视，还是当作徽识来使用，人类对隼已经着迷了上千年。为了解这种迷人动物的必备图书，本书将新的迷人光辉注入这种非凡的鸟，还有它飞过的种种文化。从隼的神话与传说、作为古老运动的驯隼术、作为现代城市住户的隼，讲到隼的自然历史与保护，还包括隼是怎样被征召成战争象征和武器的。

作者海伦·麦克唐纳曾为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隼保护组织工作，现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

101幅插图，45幅彩色。

上架建议：科普、文化

ISBN 978-7-108-03368-0



9 787108 033680 >

定价：26.00元

隼

[英] 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万迎朗 王 萍 译

郭红雨 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alcon by Helen Macdonald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06

Copyright © Helen Macdonald,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隼 / (英) 麦克唐纳著; 万迎朗, 王萍译, 郭红雨审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2

(动物系列)

ISBN 978-7-108-03368-0

I. 隼… II. ①麦… ②万… ③王… ④郭… III. 隼形目—普及读物
IV. Q959.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227号

责任编辑 张琳

特约编审 张劲硕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6.5

图 字 01-2008-0283

字 数 111千字 图片 101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前言	7
1 自然历史	11
2 神秘的隼	37
3 驯隼	69
4 濒危的隼	106
5 战隼	136
6 城市隼	161
隼年代表	188
征引文献及注释	190
参考书目	200
相关机构及网站	202
作者致谢	204
图片致谢	205
出版后记	207



“蓝天环绕”：游隼与跳伞员。

前言

1998年，肯·弗兰克林（Ken Franklin）训练了一只名叫非凡的雌性游隼，并让它跟着一名身着高速降落服自由下落的跳伞员，从4800多米高空的飞机上跳下。高速电影的片段记录了多次俯冲的过程，发现她把头深深埋在翅间，脚缩拢在羽毛下，让身体形成如雨滴般完美的空气动力学形态。当时速达到160公里时，哪怕身体和翅翼最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极大影响；它看上去正如弗兰克林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紧紧收拢，形似木乃伊。可是，就在人们感觉她的速度已不能再快时，她又一次改变自己的姿势：一只肩膀向前耸出，从阻挡它前进的空气分子间穿过，以超过320公里的时速划破长空，把目瞪口呆的摄影师远远甩开。

隼是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动物。我们为之兴奋，因为它显得比其他鸟类更高傲，浑身散发出危险、敏锐和天生的贵族气息。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形成的概念，根本不关隼什么事。它们虽然是一种真实的、活生生的动物，但却只能被人类透过所谓的文化眼镜（*Kulturbrille*）——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所说的，依托个人文化背景来观察世界的一副心灵透镜——来审视。无论这隼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透过望远镜所看到的，还是嵌在美术馆的画框里的，是诗人笔下称颂的，还是作为猎

鸟放飞着的；无论这隼是点缀在曼哈顿的窗口、绣在旗帜上、印在徽识上的，还是振翼高飞在废弃的极地雷达站的云层上空的，邂逅它们便是邂逅我们自己。

动物是意蕴无尽的人类意象素材库，以致有些现代批评家认为它们几乎全然存在于人类艺术表现的领域内。但隼不是为了容纳象征意义而被虚构出来的，它们活着，繁衍，飞行，猎食，呼吸。鸽子就不会和人一样，把隼看成是仅仅容纳象征意义的空洞符号。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动物，隼抑制、削弱、有时是拒绝人类附加给它们的意义。

肩宽体壮的隼一动不动地立于枯树或嶙峋的巨石上，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富于魅力的完形 (Gestalt)；当它起飞时，它在空中的力量和轻盈的姿态，在敏感的观者心中产生奇异的效用。对于隼的存在，20 世纪 50 年代的自然类书籍作家肯尼思·里士满 (W. Kenneth Richmond) 感叹说，“我们也许应该意识到，与之相比，我们是劣等生物……恐怖与美丽，冷峻的银羽与火热的血液融于一身，造就了这个自然界的贵族，”他又保守地补充道，“至少对我来说似乎总是这样。”¹ 观察隼令人上瘾不假，但若将其作为一种职业，隼的诱惑又何止如此。作家斯蒂芬·博迪奥 (Stephen Bodio) 认识一个养隼的人，他向来访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展示他驯养的隼。“这就是我的信仰”，他骄傲地对那些人说道。² 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虔诚和崇拜在 J. A. 贝克 (J. A. Baker) 的《游隼》(The Peregrine) 里有着最为登峰造极的描述。这部自然史的经典著作是作者只身穿越英国东安格利亚的冬原，痴狂探寻野生游隼时所写下的日记。这是一部生态学领域的圣奥古斯丁《忏悔



白色矛隼，数千年中最被推崇和广受欢迎的隼（国人称之为海东青，在许多古代画作中都有其身影。——译者）。野外生物学家厄林·高特（Erin Gott）正要放飞的这只雌隼是在一次关于隼迁徙的研究中，捕获于格陵兰的海岸边。

录》或一次当今的“寻找圣杯”行动。本质上看，这些日记就是一场归向天恩的心灵之旅，是一个人在寻找上帝。其文风跳跃，文辞华美；贝克日复一日地寻觅着游隼，每次看到它，都深深沉浸在个人的情味之中。他找到游隼曾经逗留的蛛丝马迹——猎获物的残骸、几片羽毛。他忍受着旅途中的艰辛困苦，寻找合适的衣服、恰当的仪式和动作，让他可以靠得近一些。幻化而出的鸟群直飞云霄，赋予静寂的土地以生命，他眼中这片天地的生机勃勃全然来自隼的力量。以谦卑的姿态，冀求隐身的作者写就了这些日记，他在每日的跋涉中见到的那些隼对他再熟悉不过，以至于把他当作了二者共同遨游的天地的一部分。

在书的结尾，低垂的夜幕之下，神迹终于显现。那时贝克突然有种确信无疑的灵感，觉得能在海岸地带看到游隼——在一个萧瑟的午夜，无法抗拒的内在召唤将他引至

一片荒滩。在那里，他找到了隼。他慢慢地靠近，直到站立于它的身旁。它正栖息在一片荆棘上。它接受了他的存在，合上眼睛继续睡去。贝克于愿已足。

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动物，激发了人类如此多的情感？在第一章里，我将勾画出隼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坐标；余下的章节再探索隼如何激起了人类对它如此强烈的反应，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不过是一种鸟而已。

1 自然历史

隼科有六十多名成员，它们和其他昼行性的猛禽，如鹰、雕和鹭，虽然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但或许只有较远的亲缘关系；有部分学者认为，隼和鸮的关系更近些。隼的外观及习性多种多样。从爱翻垃圾堆、叫声嘶哑并貌似秃鹭的卡拉鹰，到行为诡秘的热带丛林隼，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如鼻孔处的骨节和独特的换毛样式，是其同属隼家族的标志。在分类学上，隼科中“真正的隼”又被归入隼属 (*Falco*)。它们形成于相对较近的年代，也就是大约距今七八百万年前。当时，气候变化新造就了几千万亩的热带草原和稀树草原。得益于这种开阔地形，生命类型快速、爆炸性地辐射开来。

隼属常常被分为四组：体型大、以昆虫为食的燕隼；体型小、专捕鸟类的灰背隼；茶隼；以及还可细分为游隼和沙漠隼的一组大型隼。这里要介绍的游隼和沙漠隼都能快速飞行，长着黑眼睛，是开阔天空中的活跃猎手。游隼专捕鸟类，沙漠隼还能猎食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和很多猎食鸟类的猛禽一样，这两类隼都显示出相反的二型性 (RSD)：即雌鸟体型明显大于雄鸟。长期以来，进化生态学家们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也许雌鸟喜欢体型较小的雄鸟，因为它们对自己和幼鸟们威胁较小。或者，也许雌鸟在为积极争得拥有最佳捕食领地的雄鸟时，那些体

一只飞行中的幼年
游隼，露出了长而
尖的翅膀和黑色脸
颊，这都是隼属的
典型特征。



型较大的获得了自然选择。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反向雌雄二型性”有利于它们将食谱扩展得更广——雄性捕猎形体较小、行动敏捷的鸟类，雌鸟则对付形体更大、反应较慢的那些。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是雌鸟，而非雄鸟，成为两者中较大的一方。英语中雄鹰一词是 *tiercel*，该词源于古法语 *terçuel*，它又是从拉丁语 *tertius* 演变而来，意为三分之一，指的就是雄鸟体型一般比雌性小三分之一。

西方科学家统计了这组大型隼中的十种，但它们之间确切的亲缘程度，以及具有特定外形的隼是否应当被看做完整的种，或者仅仅是亚种，抑或是其他隼种的变种，这些都还是科学上的谜。人工饲养出杂交种并无助于解决这些难题，比如矛隼和猎隼的后代就完全具有生育能

力。不过也许有人会问，精确定义种到底有何意义？在我们忧心如何将隼分类之前，它们早已生存了几百万年。但是，这些分类学上的判断具有了解真实世界的意义。生态保护需要我们对要去保护的事物下个可靠定义；物种或其他细节必须在法律上有所界定。许多隼的种群数量受到栖息地缩小或直接伤害的威胁，但它们却可能在西方分类学中“漏网”，比如猎隼，这种动物在学界和民间的分类不一致就导致了明显的问题。西方科学家在猎隼下分出两到五个亚种。而阿拉伯的驯隼人则按照大小、颜色和形态作出复杂的分类，如阿西加尔 (*ashgar*，白色)、奥克塔耳 (*aukthar*，绿色)、介鲁迪 (*jerudi*，条纹)、忽尔夏米 (*hurr shami*，红色) 等等。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那些具有特定颜色和体形的阿拉伯隼在市场上被非法走私，其种群数量陷入了不均衡状态，但法律又不能为之提供更多保护，因为它们并不属于西方科学分类里的保护物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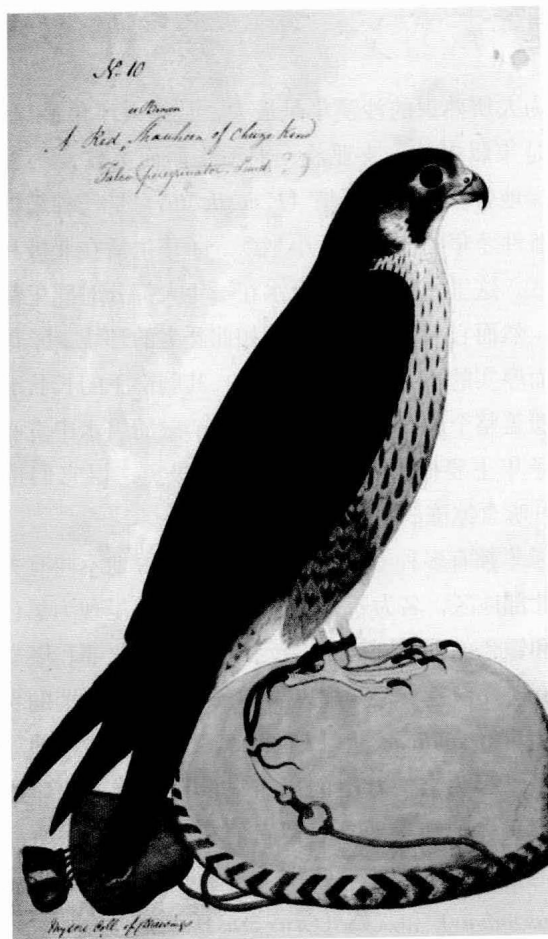
游隼

肯尼思·里士满写道，游隼具有“完美的比例、精心修饰的外貌，勇敢而智慧，在空中显示出令人赞叹的技巧，在追逐中更是无与伦比——拥有这一切的它是大自然的贵族”¹。在这段描述中，隼仿佛更像是约翰·巴肯²笔下的英雄人物或“二战”中的王牌飞行员。这种热情洋溢的、将隼纳入贵族行列式的褒奖可谓由来已久。在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游隼被称作夏赫恩 (*Shaheen*)，即波斯语中的皇帝。卡斯蒂利亚王国大臣、中世纪西班牙隼学专家洛

成年游隼的面部特写。这只野生雌隼正在朝加拿大多伦多一间办公室的窗户里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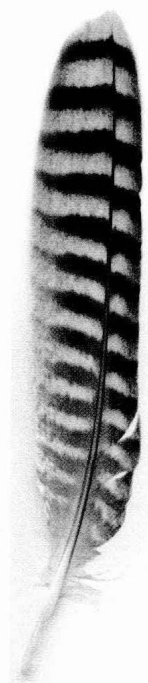
佩斯·德·阿亚拉（Pero Lopez de Ayala）认为，游隼是“最高贵和最优秀的猛禽，猎鸟中的国王和王子”³。700年后，美国鸟类学家迪恩·阿马登（Dean Amadon）把关于体形的适应性和纯粹的赞叹古怪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叫做隼的优美，并推测这必然是隼属高级进化的原因。游隼的名称来源于拉丁语 *peregrinus*，意为巡游者。如果我们用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即以占据领地的范围大小来衡量物种的成功性，游隼是现存所有鸟类中最成功的一种。除了南极大陆、冰岛和一些大洋上的小岛，这种生物在所有大洲都有分布，并拥有多种形态。从羽色暗淡而胸颈部变白的智利游隼（*F. p. cassini*），到深色的马达加斯加游隼（*F. p. radama*），隼在颜色上变化多端。来自湿润和热带低纬度地区的游隼比来自干燥地区或北部地区的同类颜色更深，色彩也更多样。沙漠游隼中有来自北非、带蓝色小点、铁锈色、宽肩膀的拟游隼（*F. pelegrinoides*），也有栖



从这幅 19 世纪早期南印度风格的水彩画上可以见到，幼年游隼的腹部带有斑纹。

息在伊朗与阿富汗山区的红颈游隼 (*F. p. bahylonicus*)。在伊朗，这种红颈游隼被称为山之皇，与之相对的，则是冬天迁徙到伊朗海岸的北极游隼 (Arctic peregrine)，海之皇。

沙漠隼



带灰色条纹的矛隼
尾羽

为人所熟识的沙漠隼是最大，且给人印象最深的隼，它们是隼属中的一支亚族，羽毛华丽而柔软，一般栖息于干燥地带。其中的矛隼（*F. rusticolus*）是一种笨拙的大鸟。雌性矛隼的体型接近小型雕。矛隼生活在北极和亚寒带地区。这里猎物稀缺，且水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冻结成冰，然而它们极好地适应了如此恶劣的环境。矛隼拥有细密而厚实的羽毛，站定的时候，其胸部下的长长绒毛甚至能覆盖整个脚面。它们享受着在初融的雪水中洗澡的乐趣。矛隼主要捕猎雷鸟、旅鼠和北极兔，但它们也会捕鱼，并啄食冰冻的尸体。

矛隼拥有多种毛色，这和它们的来源地不同有关。在北美北部地区，名为 *obsoletus* 的亚种几乎呈现为黑色，而灰色和银色的种类则分布广泛。在格陵兰北部和堪察加半岛，有着亮白色羽毛并配以黑色条纹肩羽和翼羽的鸟被称为白化隼（*candicans*）。17 世纪，西班牙人把这种鸟称作书记员，因为它们背上的斑点很像钢笔留下的印迹。矛隼的健美体形和美丽外表使它们在所有隼文化中都赢得很高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矛隼经常被用于捕猎红鸢（*Milvus milvus*）和灰鹤（*Grus grus*）一类的大型飞禽。

今天，矛隼偶尔会被政府或石油公司作为礼物赠送给海湾国家的贵族，而在 11 世纪到 18 世纪，它们也是最贵重的外交礼物之一。1236 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从挪威收到了八只灰色和三只白色的矛隼。他立即把四只灰色的送给卡斯蒂利亚国王，并为他不能送出白色的而致歉，